

◎ 范俗文化

风寒露重秋更浓

□ 王瑶

当秋天的温润被秋风卷走，寒露便裹着更深的凉意悄然降临。风里没了初秋的柔和，而是多了几分凛冽，吹在身上，竟让人忍不住缩紧脖颈。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，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“九月节，露气寒冷，将凝结也”的描述，道尽了寒露的本色——气温较白露更低，地面的露水冷得快要凝成霜，“寒露寒露，遍地冷露”的俗语，更是直白地宣告着天气从凉爽向寒冷的过渡，冬的脚步已在远方隐约可闻。

古人观物候知时节，将寒露分为三候：“一候鸿雁来宾”，此时鸿雁列队，排成“人”字或“一”字，向着温暖的南方大举南迁，翅膀划过澄澈的秋空，留下阵阵雁鸣；“二候雀入大水为蛤”，深秋天寒，往日活跃的雀鸟渐渐隐匿，而海边却多了许多蛤蜊，其贝壳的纹路与雀鸟相似，古人便以为是雀鸟所化，为寒露添了几分奇幻色彩；“三候菊有黄华”，寒霜渐浓时，菊花却迎着凉意绽放，金黄、洁白、淡紫的花朵点缀在萧瑟草木间，成了秋末最亮眼的景致。

寒露时节，露凝寒重，草木凋零，秋风卷起枯黄的落叶，难免让人生出寂寥之感，也成了古代文人悲秋情愫的寄托。宋玉在《九辩》中一句“悲哉，秋之为气也，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”，率先道出了秋的苍凉，开启了文人悲秋的传统。白居易在《池上》中写下“袅袅凉风动，凄凄寒露零。兰衰花始白，荷破叶犹青”，风凉露寒中，兰花衰败、荷叶残破，诗人独立池边，那份寥落与彷徨，透过文字便能感知。李郢在《早发》里写道：“草色多寒露，虫声似故乡。”深夜独行的旅人，见草沾寒露，闻虫鸣声声，思乡之情便随寒意一同涌上心头。孟郊送别友人时，“秋桐故叶下，寒露新雁飞”的景象，更让离别多了几分沉重与悲凉。

◎ 文史精华

食盒里的“家书”

□ 余娟

元丰二年秋，黄州城外长江翻涌着浊浪。苏辙站在江边，望着汴京方向，手中攥着兄长苏轼的信笺。信纸被江风吹得簌簌作响，墨迹未干的“乌台诗案”四字刺得他眼眶生疼。忽有渔船靠岸，船家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鱼羹：“先生尝尝，这是江里新捕的鲈鱼。”

这味道让苏辙想起三十年前眉山老宅的秋日。那时苏家院落里总飘着鱼香——母亲程氏最擅做鱼脍，将活鱼剔骨切片，薄如蝉翼，铺在青瓷盘里宛如白玉雕成的花瓣。八岁的苏轼总爱蹲在灶台前，看母亲用竹筷夹起鱼片在沸水中轻涮三秒：“火候过了便老，欠了则腥。”他却等不及，常偷偷用手指蘸碟中酱料，被母亲发现便吐着舌头跑开，身后传来程氏温柔的嗔怪：“子瞻这馋猫！”

嘉祐二年，兄弟二人同榜进士及第。离乡那日，程氏特意做了红烧鲫鱼。鱼身划着细密的刀痕，浸在琥珀色的酱汁里，上面撒着翠绿的葱花。她往兄弟俩碗里各夹了一块鱼肉：“在外莫挑食，鱼比肉易克化。”苏轼把鱼籽拨到苏辙碗中：“子由自幼体弱，该多补补。”苏辙望着兄长筷子上的鱼籽，忽然想起六岁那年生病的往事——他因贪食寒瓜上吐下泻，母亲连夜熬制鱼汤，用纱布滤去浮油，一勺勺喂他喝下，那乳白色的汤汁里，仿佛融进了整个秋天的温暖。

元祐四年，苏辙任御史中丞。这日退朝，忽见宫中内侍捧着食盒等候。“官家赐膳。”内侍掀开盖子，是一道清蒸鲈鱼。鱼身完整，鳞片在烛光下泛着银光，配有姜丝与醋汁。苏辙盯着鱼鳃处未除净的血丝，想起兄长在黄州时写的作品中说，江南人喜鱼，以鱼为粮。当时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贬谪黄州，每月俸禄仅四千五百钱，却仍要省出钱来买鱼。他在信中说：“今日得鲈鱼一尾，以姜丝葱段清蒸，竟吃出眉山风味。”

绍圣元年，新党再起。后来，苏辙被贬雷州。行至藤州，遇见同样被贬的兄长。两人找了个路边小摊，要了两碗鱼粥。摊主是位老妪，见他们衣衫褴褛，特意多加了些

可寒露时节并非只有萧瑟，此时天地间虽一片苍茫，却也藏着清透与开阔。张九龄写道：“寒露洁秋空，遥山纷在瞩。”寒露洗净了秋日的天空，湛蓝的天幕下，远山轮廓清晰可见，那份澄澈与明朗，让人心情也随之舒展。王昌龄在《斋心》中写“紫葛蔓黄花，娟娟寒露中”，紫色藤蔓缠绕着黄色花朵，在寒露滋润下更显娇美，道出了秋景的缤纷。山间的溪流也换了模样，往日湍急的水流放缓了脚步，水面映着两岸的枫叶红与银杏黄，像是把整幅秋画装进了水里，连水底的鹅卵石都染上了秋的清透。就连常常悲秋白居易，也在《暮江吟》中留下“可怜九月初三夜，露似真珠月似弓”的佳句，九月初三的夜晚，露珠如珍珠般晶莹，月牙像弯弓般精巧，静谧的江景美得让人心醉，也让人看到寒露时节不为人知的清丽之景。

萧瑟的表象下，田野里满是丰收的热闹。《诗经》中“九月筑场圃，十月纳禾稼”的记载，早已勾勒出一幅农忙图景。农谚云“寒露时节天渐寒，农夫天天不停闲”，田地里，金黄的玉米穗压弯了秸秆，饱满的大豆在豆荚里鼓胀，沉甸甸的稻谷随风起伏，参与收割的农人穿梭其间，镰刀挥动间，满是丰收的喜悦。颗粒归仓后，人们来不及歇脚，又忙着翻耕土地、播种小麦，汗水滴入泥土，混着麦种的清香，为来年的希望埋下伏笔。在耕种与收获的轮回里，生命的力量在寒露时节愈发鲜活。

“空庭得秋长漫漫，寒露入暮愁衣单。”寒露是秋的尾声，也是冬的序曲。它带着寒气，让草木凋零，却也用澄澈的天空、绽放的秋菊、丰收的田野，为秋天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当风里的寒意越来越重，当夜晚的月光越来越凉，我们知道，冬已不远了，但寒露时节这份独特的秋韵，却早已刻进时光里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鱼片。苏轼舀起一勺吹了吹，忽然笑道：“子由可还记得？幼时偷吃鱼脍，被母亲发现，你总说：‘是子瞻逼我吃的。’”苏辙也笑：“结果兄长总要多挨两下手板。”兄弟俩的笑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，老妪望着他们，忽然说：“两位相公的吃相，倒像我家那对总抢食的狸奴。”

建中靖国元年，苏轼病逝常州。苏辙在整理兄长遗物时，发现一个褪色的食盒。打开看，是一包风干的鱼干，下面压着张纸条：“雷州海鱼，晒干可存，子由体弱，当以鱼补。”苏辙捏着鱼干，泪水滴在纸上晕开墨迹。他想起兄长临终前说的话：“吾生无恶，死必不坠。”如今这鱼干，倒像是兄长留给他的最后的家书。

崇宁四年深秋，苏辙在许州寓所病重。女儿端来一碗鱼羹，是他年轻时最爱的做法——鲫鱼与豆腐同炖，汤色如乳。他舀起一勺，鱼刺已炖得酥软，入口即化。窗外秋风卷着落叶，他忽然明白：人生如鱼，或清蒸，或红烧，或熬汤，滋味各不相同。但最难忘的，永远是母亲灶台前的鱼脍，是兄长碗里的鱼籽，是雷州路边那碗带着沙粒的鱼粥。

次日清晨，苏辙唤来家人，要了纸笔。他写道：“少年嗜鱼如嗜酒，老去方知鱼味厚。雷州鱼粥胜琼浆，黄州鲈脍忆眉州。”写罢，他望着案上未干的墨迹，轻声说：“去取条活鱼来，今日……今日我要亲自下厨。”

当晚，苏府厨房飘出久违的鱼香。苏辙倚在门框上，看家人围着灶台忙碌。火光映在他苍老的脸上，恍如少年时蹲在母亲灶前的模样。他忽然想起兄长在《赤壁赋》里写的：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”人生不过百年，而鱼香却能穿越时空，将眉山的秋日、黄州的江风、雷州的暴雨，都酿成舌尖上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千年后，当我们翻开《栾城集》，仍能闻到那泛黄的纸页间飘出的鱼香。那香味里，藏着一位母亲的爱，一对兄弟的情，更藏着中国人对“家”最朴素的理解——不是琼楼玉宇，不是锦衣玉食，而是饭桌上那碗永远为你留着的热汤，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掉的关于鱼的味道。

◎ 文化博览

走进杜甫的秋天

□ 尤承平

秋，是中国文人墨客永恒的话题，于杜甫而言，那些诗却是国家与百姓血与泪的史诗。他人笔下的秋，是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的闲适，然而杜甫的诗，却带着他那个时代的苦难与悲哀。他笔下的秋，不是美景，是时代命运；不是娱乐，是忧国忧民的赤诚。

长安的秋，是吹碎杜甫壮志的冷风。为追寻年轻时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雄心，杜甫远赴长安，却困守十年，仅得小小官职，壮志难酬。恰逢秋日连续狂风暴雨，庄稼尽毁，民不聊生，权臣杨国忠却谎报“秋雨不害稼”。杜甫悲愤之下，写下《秋雨叹三首·其一》：“雨中百草秋烂死，阶下决明颜色鲜。著叶满枝翠羽盖，开花无数黄金钱。凉风萧萧吹汝急，恐汝后时难独立。堂上书生空白头，临风三嗅馨香泣。”诗中“雨中百草秋烂死”的荒芜，与“阶下决明颜色鲜”的鲜亮形成强烈对比。百草腐烂是当时乱民生民的缩影，而那决明“翠羽盖”的枝叶，是他不肯弯折的风骨；“黄金钱”的花，是他藏在心里没熄灭的“救世志”——可秋风偏要“吹汝急”，吹得树叶发颤，就像他在长安十年，被官场磋磨、被现实敲打，理想明明快撑不住了，却还硬挺着不肯蔫下去。而那“堂上书生空白头，临风三嗅馨香泣”，把年轻时“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情碾碎，化作秋风吹进诗人心。怀才不遇、无力救世的悲怆沉郁之气满溢诗中。

安史之乱的秋，是下着乡愁的寒雨。安史之乱后，杜甫辗转至秦州，与山东、河南的弟弟们联系断绝。秋风萧萧中，他写下《月夜忆舍弟》：“戍鼓断人行，边秋一雁声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寄书长不达，况乃未休兵。”诗中“戍鼓断人行，边秋一雁声”，戍鼓阻断行人通行，那孤雁在秋天哀鸣，不是普通的鸟叫——它飞得孤孤单单，找不到雁群，就像杜甫自己，从长安逃到秦州，找不到亲人，连一封家书都寄不出去；它叫得凄凄惨惨，像在找寻归处，可乱世里哪有归处？连故乡都被战火裹着，他和这雁一样，只能在秋风里悬着心，不知道明天要往哪飞。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看似矛盾，却是深情思念故乡，不是月色有区别，而是在乱世中，故乡成了心之归属。后两联“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”“寄书长不达，况乃未休兵”直接抒情，把对弟弟的思念与“未休兵”的家国情怀相交织，个人悲欢与时代苦难相联系，体现杜诗“史诗”特征。

成都茅屋的秋，满含杜甫晚年悲惨生活的血泪。杜甫在成都山野郊区建成茅屋，却遭秋日飓风大雨摧毁，那风卷走了茅草，那雨水顺着房梁往下流淌，把床和被子浸湿，孩子冷得直哭，一家人陷入困顿。于是他写下了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：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……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！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”前半部写了秋风袭击茅屋、孩童欺负诗人年迈老弱而抢茅草，破屋漏雨无法睡觉的窘境；结尾话锋一转：“呜呼！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”从“秋风破屋”的个人遭遇，升华到了“大庇天下寒士”的伟大理想，突出了杜甫诗歌“沉郁顿挫”的风格，同时表现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。

杜甫的秋诗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我们通过杜甫写的诗，看到他一生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他用笔写尽了秋日里的冷风寒雨、天灾人祸等。他用这些经典的诗句记录了真实的“史书”，是当之无愧的“诗圣”。

本版向读者朋友征稿，内容包括人文历史、节日习俗、民俗来历等，可配发相关图片，来稿请发送至电子邮箱：zzmjzg@sina.com。